

一部用渔具述说的海洋秘史

人类文明进程中,渔民为达生产目的创造各式各样的渔具。人们常常关注的是“渔具”作为生产工具的科学属性,却鲜有人对其文史属性进行深入探讨。作为学习海洋渔业专业出身的我,偶然间遇到《渔具列传》这本看似“偏门”的书,便深深被吸引,读罢也有些许感慨。

该书创作于10年前,2015年首版,202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。这并非介绍“渔具”的说明书,而是短篇小说合集。作者盛文强发挥其古籍整理专业特长,从《渔具图谱》考据发端谈渔具,将野史、采访、考据、地方志、家族秘闻等融合,经再研读再精心创作终得此书。

大海有大海的眼睛,船有船的眼睛。全书首篇《船之眼》写道:“这些铜钱要用铆钉钉在新船的船头两侧,作为船之眼,铜钱的外围还要以

黑漆描出眼眶甚至睫与眉,那时节,破浪而来的船头上总有一双美目顾盼生辉。”

书中,铜钱之眼可有妙处,在危难时可令船开眼视物,如同自动巡航系统,让船在航行时无需人工也能避开礁石;有风浪时,还能发出白光,吓退各类不良的“海怪”,保护船舶不受沉覆之祸。然而,一个乞丐贪图小利,在大家醉酒时将船眼铜钱尽数抠下,最终导致船队沉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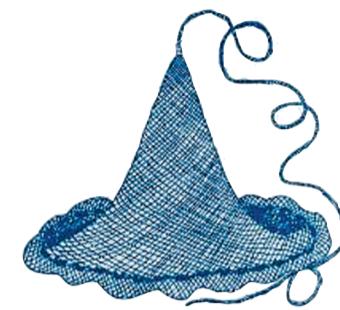
浪漫诗意图,隐约间引发读者的思考:船眼实则是船队的核心,一旦“走眼”便会“失心”,再好的船舶和团队如何不倾覆?船舶如此,渔具更是如此。渔具虽无生命,也有人格化的特征。

舟楫关乎承载与担当,兼及变幻无常的漂泊命运;网罟则是包藏祸心和贪嗔,人心不足,则难免鱼死

网破;钓钩是重重欺骗与反欺骗的奸狡游戏;绳索说的是衔接粘连之术;笼壶穷尽奇趣;耙刺褒扬原始的膂力。

此外,还有各种传奇志怪。《橹桨通神》中,赶夜海的人手里拿着橹可以预防迷路;《佳鸟入穀》则讲述了能为渔民引来鲜嫩鱼群的佳鸟,当它的翎毛被剪断后,还能在月光照耀下重新发出翎毛;《覆舟而登仙》还告诉渔民,死去的祖先会在海里保佑后辈……

海洋是活的,渔具更是活的,它们带着渔猎时代的尖锐芒刺,走向工业时代的隆隆机械轰鸣。虽然渔具在改良,但故事仍然需要流传。我们知道上海简称为“沪”,却并不知道“沪”是历史最古老的渔具,主要是利用潮差来截获鱼虾,其雏形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。



我们可能读过《诗经·小雅·南有嘉鱼》,记得“南有嘉鱼,烝然汕汕。”然而,却不一定知道,“汕”就是带有提线的抄网,用于捕捉小鱼小虾,是种较原始的囊袋状的小型网具。而在古代潮州一带,在江海岸边水域捕鱼常用“汕”和“罟”,这也是地名“汕头”的由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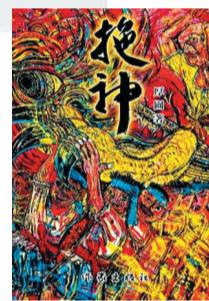
如此故事,书中还有许多。作者不仅在古代文献典籍中尝试打捞海洋文化碎片,还身体力行坚持田野调查。自2008年以来已走过东到辽东、西至广西的海岸线,无数次在渤海、黄海、东海、南海中采集渔夫口述史和海洋民间故事,为海洋文化整理作出难得努力。

读此书对我也有很大启发。我们不仅要培树蓝色国土观念,更要了解海洋的历史,积淀和弘扬海洋文化。

选自《学习强国》



故乡读懂了游子的深情



风,从浩瀚无垠的海面吹来,掀起滔天巨浪,浪涛翻滚处,不见船影,更没有人声,只一轮红日缓缓沉落。潮声渐歇,喧嚣的世界慢慢恢复了曾有的阒然,而奇异的天光,刹那间从宇宙的洪荒处照彻大地。号声响起,有船驶来,桅杆迎着余晖,如巨人张开的臂膀,接着,漫过了人的呼喊,把帆鼓起来,迎着天地间的光芒,潮流而上,将希望汇聚于眼前奔腾流的大江。

这江,名“韩江”,江水漫过,塑造了广阔丰饶的潮汕平原。一位名叫“厚圃”的作家从这片土地走来,后虽久居深圳,但旧人故里、乡音难改,落笔处,是他日复一日深情的书写。于是,在“众神”的瞩望中,一部名为《拖神》的长篇小说孕育而生,以文学的名义向潮汕大地致敬,而厚圃完成了一个游子的“精神还乡”。

《拖神》是一幅描摹潮汕平原近代历史变迁以及乡民精神嬗变的小说长卷,以一个名为“樟树埠”的村庄的荒芜与崛起为主线,展开对潮汕商人和商帮命运的书写。在这片蛮荒与生机并存、希望与失望同在的沃土上,潮州府、涸溪塔、凤凰台、湘子桥、开元寺、绿云村、樟树湾、莲花山、渡亭村、龙船岭、象鼻山、石壁村、大庙山……在厚圃笔下,如画卷般一一呈现,引领读者踏上风云激荡的潮汕大地,感知那片热土上人物的脉动与命运的沉浮。

六十多万字的《拖神》,时间跨度超60年,架构这样的长篇小说,既考验笔力,更考验宏观的写作视野。小说中,有名有姓的人物达170多个,但陈鹤寿无疑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人物,也是贯穿全书的灵魂与命脉。当这位能文能武、能言善辩,不甘平庸、足智多谋的“弄潮儿”,立志改变自己的命运时,也决定在樟树湾这片神奇的土地创造奇迹。陈鹤寿出场时,混沌的大地山呼海啸、翻云卷浪,厚圃以之前写作中少有的笔致,让这位潮汕巨子的登场,充满

了拓荒的勇气和胆识,正如他在小说中所写,“江湾的浪涛哗啦哗啦地鼓噪着,似乎也要加入到陈鹤寿渴望挣脱禁锢的力量中来”,因而在他看来,“咱们太穷了,穷得有点不像样”!

小说以清朝中后期两次鸦片战争为背景,其间,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,许多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逐一登场,如虎门销烟中的林则徐、关天培,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农民军将领洪秀全,大灾荒、大瘟疫中救助潮汕百姓的外国传教士黎德新以及定海、吴淞、三元里战场上阵亡的爱国将士等。如果说,陈鹤寿是整部作品最为浓墨重彩的人物,是小说“明线”的灵魂,那么,以林则徐为代表的虎门销烟中的民族英雄,则使作品“暗线”自始至终回荡着一股浩气,而隐在时代变革大幕之后的人杰,也同样被作者寄予了无声的关注与崇敬。厚圃虽然在小说中书写了大清这个东方“天朝大国”晚期的衰落和被西方列强的蹂躏,但并没有正面描写战场风云,更没有哀悼一个朝代的衰亡,只是着力书写兴衰起落中的人,以小见大折射时代狂澜。“贴着人写”的创作原则,让小说中的人物既与时代同频共振,又可独立于时代,甚至超越了时代,成为潮汕大地的骄子。

每一个真正的写作者,都渴望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。在那样的世界里,现实和虚构并存、感性与理性交织,爱恨皆能让情感的种子生根萌芽,而作家则在自己的笔耕里收获着文字的繁华。面对《拖神》这样厚重的“大部头”,我不得不说,潮汕就是厚圃的文学世界。他在那片土地出生、成长,生活了近20年,汲取着故乡独特的文化积淀,自信从容地建构起了自己的“潮汕文学王国”,一面把目光投向脚下的历史,一面用笔连接起遥远的未来,让读者踏进瑰丽的文学之门时,便可感悟到他对故乡的缱绻和挥之不去的游子情深。

厚圃曾说,“我的童年是在潮汕平原

的一座古镇上度过的,对于故乡,她就像门前的樟树林,特有的气味缠绕着我的童年和少年,并一直绵延至我的青年时代,直到今天,给了我认识现实世界的独特经验和解决生存的特殊智慧。”这段话,可以作为理解《拖神》宏大主旨、解析作者耗时十载创作的最好诠释。他爱脚下的土地,便也爱土地上曾有的历史。当他借着主人公陈鹤寿之口说出“人生具远志,游子须当归”时,便是乡情最为浓烈的喷薄。如此,《拖神》成了小说意义上的潮汕文化蓝本,为所有热爱文学的读者,也为渴望了解潮汕文化的人们,送上了丰盛的文学滋养。

十载光阴,对一个正值盛年的写作者来说,何其宝贵、何其漫长,而这一切对厚圃来说,值得!作为土生土长的潮汕人,他不但在写作上竖起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文学新高峰,也为潮汕大地的历史和人文,筑起了一座文字的丰碑。从最初面对这部长篇大作时生出的“阅读恐慌”,到最后沉浸在小说的情节里不忍掩卷,我随着作者一道,在他精心打造的“众神”的王国里,也做了一次精神上的游子还乡。

“潮起潮落,季节交替,哪朵花开了,哪个虫鸣了,哪个人生了,哪个人逝了,他知道所有的秘密”。这是厚圃在小说中借主人公陈鹤寿之口倾吐的感慨,而凭借《拖神》的书写,他也知道了潮汕故里所有的秘密。小说结尾,“在潮汕平原这片像大海一样包容、博大、狂野、多变的土地上”,所有人的命运都各有归宿,尘埃落定时,大地宛如又恢复了开天辟地前的纯净与安宁。如今,韩江依旧奔流,而由韩江、榕江、练江汇合的“三江”之上,陈鹤寿与众人划桨的大船又将驶向新的航程。老一代潮商已然远去,新一代潮商早已崛起,但往事依稀,南国那片苍茫的土地上,历史的声响在读者心中久久回荡……

许伟



《全沉浸末日脚本》

在著名诗人翟永明的最新一部诗集中,她以巨大的激情和坚硬的灵魂质地,在持续创作中找寻全新的冲突,找寻诗歌新的白夜,将世界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魂。全书共收录56首诗,诗人从壮丽宇宙、科幻剧集,写到戏剧、艺术家,再到出游、阅读,由个人经历推及人类困境,在星空与大地、日常与哲思之间轻盈游走,用文字织出一幅当代生活的深邃图景。

作者翟永明,著有诗集《女人》《在一切玫瑰之上》《称之为一切》《终于使我周转不灵》《十四首素歌》《随黄公望游富春山》等九种,诗文集数种。



这本书是顾爷首部以通俗讲通史的国画艺术普及读物,从中国存世最早的汉墓帛画,到被称为传世级的艺术品《辋川图》;从现存唯一的隋代手卷到唐朝贵妇日常生活图景……顾爷在书中选取了《清明上河图》《马王堆T形帛画》《洛神赋图》《女史箴图》《簪花仕女图》《游春图》《辋川图》等十几幅颇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画进行讲解,形象刻画出艺术作品中人物的情感、命运及传奇性。

作者顾爷,本名顾孟劫,艺术科普作者,著有畅销书“小顾聊绘画”系列,被称为互联网上将名画艺术解读得妙趣横生的男人。